

往事如昨

我的矿工岁月

刘春章

当听到滨海煤矿封井的消息时，我难过得几夜都没有睡好。我曾经在那里工作过十年，那里是我与工友们同甘共苦、奉献青春年华的地方。昔日的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回放……

一

1975年6月，我高中毕业后，随着社会招工，来到地方煤矿——滨海煤矿，当了一名亦工亦农的矿工。报到的那天，父亲用自行车把我送到矿上。滨海煤矿位于龙口市（原黄县）西北部，临近渤海边，到了那里一看，矿区十分荒凉简陋。大门是用红砖砌成的两个垛子，连水泥都没有抹，大铁门是用钢筋稀稀拉拉焊接而成的。进了大门，地面全是泥土和荒沙，零星点缀着几棵野草。前后两排十几间平房，清一色的泥灰墙。进到屋里一看，空荡荡的，既没有床铺，又没有桌椅和衣橱。地上铺着麦秸草，上面铺着高粱秸编成的草席，四边和中间用水泥预制件纵横隔开，这就是我们的宿舍。

煤矿岗位分为井下工人和地面工人，其中最苦、最累、最危险的当属采煤、掘进工人。我当时被分配到掘进二队一班当了一名掘进工人。

下矿的第一天，我的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，忐忑不安。对于我这个只见过煤、没见过矿的人来说，既感到新奇、神秘，又感到恐惧不安。滨海煤矿都是竖井开采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主井深达九十多米，风井深七十多米。从井口往下看，黑洞洞的，深不见底。我们穿上蓝色工作服，戴上黑色安全帽，头上别着一盏矿灯，脚踏长筒黑色胶靴，跟着班长乘罐笼下矿了。罐笼在运行时，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，震耳欲聋。从井壁上哗哗流下来的水，像雨帘在我们的头顶穿过。我们屏住呼吸，十分紧张害怕。罐笼经过十几分钟的运行，到达了井底。

井底的大巷比较宽敞明亮，横断面呈拱形发碹结构，宽三米多，高两米多，巷壁上挂着一溜像葫芦似的防爆照明灯。大巷的中间铺有铁轨，供煤车往返运输。拐过大巷，路越来越窄，灯光也越来越暗，巷道分岔也越来越多。如果不是班长在前面带路，我们就像走迷宫，根本找不到方向。接近作业面时，眼前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只能靠着矿灯微弱的灯光，深一步浅一步地摸索着前行。

二十分钟后，我们终于到达了掌子面（迎头）。掌子面宽2米，高1.8米，没有任何支护掩体，光秃秃的，裸露着黑压压的煤层，看上去犬牙交错，悬在半空。见此情景，我的心怦怦跳，手上捏了一把汗，心中暗想：煤块会不会掉下来砸到我？

我们的班长姓赵，1.8米的个头，膀大腰粗，脸很长（绰号：老驴脸），说话瓮声瓮气的。他当过兵，能吃苦，作风严谨，原则性强。从表面上看，他很厉害、很严肃，实际上他是一个心直口快、朴实厚道的人。我们作业班共三个班，每班8个人，24小时轮流作业。班长介绍说：“这是新分来的小刘同志，看他细皮嫩肉

的，就先让他负责攉煤推罐吧，等以后熟悉了，再安排重一点的活，你们也要多帮帮他！”

工友们纷纷向我伸出热情的双手，表示了对我的欢迎和接受。井下的第一天就这样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。

掘进是井下作业的开路先锋，也就是在煤层深处打通道，第一道工序就是打眼放炮。打眼用小型电钻，约有20公斤重，电钻杆约有2米长。电钻一开，立即发出“突突、嘟嘟”的声音，像机枪扫射似的，煤尘四处飞扬。随着电钻电机的快速旋转，螺旋式的钻杆也慢慢地向煤层推进。几个炮眼打完后，打炮眼的人满脸煤灰，手也震麻了，肩膀也磨破了，浑身上下像散了架一样。

接着就是装药。这可是一项细心的活。炸药像蜡烛一样粗、一样圆，装的时候，炮工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腊木棍，先是小心翼翼地把一管管炸药放进炮眼里，再用木棍轻轻压实。炸药装好后，在炮眼外口堵上黄泥，用木棍捣实封严。

随后进入放炮炸煤的环节。放炮员把导火索连到起爆器上，我们都躲到几十米外的地方躲炮。随着放炮员手指的扭动，“轰、轰”几声炮响，煤如黑色瀑布般喷涌而出，堆满了掌子面。炮声刚过，只听班长一声令下：上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他脱掉上衣，光着膀子，冲了上去。其他工友也脱掉了上衣，紧随其后。掌子面浓烟滚滚，黄色的烟雾弥漫了整个空间，连矿灯都照不透。炮烟又苦又辣又涩，熏得两眼流泪，嗓子刺痛，不停地咳嗽。从掌子面由里向外，我们排成一字形，撑开上衣当扇子，一起向外扇动，加快空气流通。当炮烟还未完全散尽，我们就开始了繁重的工作。堆成了小山似的煤，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运出去。攉煤用的是像小簸箕一样大的铁锹，工友们甩开膀子，唰唰唰几十下，就把一吨多重的矿车装满了。我也学着工友的样子开始攉煤。谁知，看花容易绣花难，铁锹到了我手里就不听使唤了。装满了，太重我提不动；装少了，又怕别人笑话。我既急又累，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。班长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走过来手把手地教我，并且蔼地说：“小刘同志，不要太着急，慢慢来，你是个新兵蛋子，一切从头学起吧！”

好不容易熬到交接班，回到宿舍，拿起镜子一照，把我吓了一跳：这哪里还是我，浑身上下，除了两只眼睛和牙齿是白的，其余的地方都像炭一样黑，成了真正的煤黑子了。放下镜子，我的心情非常沮丧，马马虎虎吃了点饭，洗完澡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听说一起入矿的45名工友，有3人受不了这种苦险累的工作，下班后背起行李卷辞职回家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的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，但转念一想：班长、工友们对我那么关爱，如果我不干了，能对得起他们吗？我咬了咬牙，暗下决心：就是死也要死在煤矿！

二

思想通了，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。从那之后，我每天都早上班，晚下

班，重活累活险活抢在前，干在前。不会就学，不懂就问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学会了打眼、放炮、攉煤、铺道、支护背顶等活计，很快进入了角色。班长看我进步很快，也时常表扬我、鼓励我，夸我是个有出息的好后生。

当时，煤炭是工业生产的第一能源，更是工业生产的粮食和血液。为了多挖煤、挖好煤，煤矿开足马力，人不下马，马不歇鞍。24小时连轴转，三天一高产，五天一会战，三天两头还要来个动员大会、誓师大会、决战大会。班长看我表现不错，文笔又好，就让我代表全班在全矿誓师大会上发言。我鼓足了勇气，第一次站到全矿大会的主席台上发言。我清楚地记得我发言的题目是“宁流十斤汗，多挖十吨炭”，我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着我的激情与决心。我的发言得到了全矿干部职工热烈的鼓掌和喝彩，一时间，我成了矿上的小名人。

从那之后，我的干劲更足了，连续一个多月不休班。24小时连轴转，吃在井下，睡在井下。掘进速度不断加快，生产记录不断刷新。全矿出现了你追我赶，创优争先的火热局面。我们班更是一马当先，当仁不让，煤炭产量班班创纪录，掘进进度日日攀新高，月月上台阶。掌子面温度高达30℃以上，干活时只穿一条短裤，不一会儿就汗流浃背。渴了就咕咚咕咚喝上几口水，饿了就吃几口饭，有时干着干着就睡着了，不到一个月我的体重就掉了七八斤。

转眼间到了1976年10月。我们的开采由一层煤转向了二层煤。二层煤的顶底板是由软泥岩构成，开采起来十分困难。特别是支护成本十分昂贵，几乎是一层开采的两倍以上。我们称为泥巴层里掏炭。支护好的巷道，还没等到回采煤，就开始变形弯曲，最严重时，巷道由原来2米高的空间，被压缩成七八十厘米高。人员进出只能匍匐爬行。工友们都戴上护膝，穿上厚衣服，在巷道里爬进爬出。时间久了，两个膝盖都磨破流血，钻心地疼，甚至磨出了厚厚的茧子。空间压缩了，空气流通更加不畅，温度升高，有时高达37℃—38℃。工友们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掏炭，一干就是八九个小时，但是大家没有一个叫苦喊累。这就是我们矿工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
可能有人会说，那时矿工的工资是不是很高啊？如果你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。1975年，井下采煤工、掘进工的工资最高，每月基本工资是35元，外加每天的下井补贴0.5元。一个月下来，最多可以拿到40多元。但那时人们却充满了干劲，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只要祖国建设需要，一声令下，我们就会无条件地服从。

三

大约两个多月后，我接到一纸调令：调我到技术科当测绘工。当时我的办公桌安排在师父的对面。师父皮肤黑黑的，脸的左侧长了一个拇指大小的肉疙瘩，两只微蓝的眼睛深深地陷进眼窝里，看上去有五十多岁，表情不冷不热，嘴上叼着一支烟，慢慢地吸着。

“测绘工作是矿山的领航手，也是矿山的眼睛。没有测绘提供可靠准确的数据，搞勘察设计就是聋人、盲人！”他停了停，呷了一口茶，继续对我说，“学测绘的基础是数学和绘图。要做一名合格的测绘员，必须勤奋、专心、认真、细致……”我默默地听着，频频地点头。然后，他从书架上拿出一本厚厚的《工程测绘学》递给我，说道：“先看看这本书，初步了解一下，没有三年五载的，恐怕不行。”

听了师父的话，那一夜，我失眠了。

实在睡不着，我就披衣下床，挑灯夜读。我轻轻地翻开了《工程测绘学》，一字字、一句句、一页页、一章章开始苦读，遇到看不懂的地方，就用笔记下来。这本厚达536页的教科书，是山东矿院测绘专业学习的教材。这对于我这个高中生来说，就像读天书。

在困难面前，我没有气馁，更没有退缩。我坚持自学补短板，由于基础薄弱，特别是数学，我就重新复习初、高中学过的三角函数知识、几何代数知识。同时虚心求教，遇到不懂的疑难问题，不管是实际操作、数据计算还是图纸绘制，我就一遍遍地向师父请教……

1995年3月，为了打通东西两个采区的联系通道，缩短运输距离，矿部决定在东西采区打一条贯通的运输大巷，工程全长869米。贯通的成败关键在测绘技术的准确性，差之分毫，谬之千里，这对我们测绘工作是一次重大严峻的考验。

任务下达后，我与师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连续几天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牙也肿了。为了确保成功，我与师父反复核对技术数据，设想了几套方案。我俩分工合作，每人负责一个迎头，靠在现场指导监督施工，每天要下井少则三四次，多则五六次。

在贯通工程相距不到5米的时候，为了确保安全，采用铁镐、钢钎向前推进。工友们挥镐抡钎，汗流如雨。我跟在后面，用测量尖锤，敲打煤壁，再把耳朵贴近煤壁，希望能听到对面也传来同样的声音。几个作业班下来，仍然没有听到对面的声音。

“难道打偏了？”我的心怦怦乱跳，手心里捏了一把汗。我有点沉不住气了，绕道跑到师父那头，问他会不会出现问题。师父非常自信地说：“不会，要相信科学。”

大约在上午10时，对面突然传来“咚咚”的声音！我高兴地一个高蹦起来，拿起锤子使劲地敲击煤壁，对面也急急地回了几声。“马上就要贯通了，你们听！”我兴奋地大喊。这时我们隐约听到了对面的说话声。工友们也高兴地手舞足蹈，更加奋力地向前掘进。“哗啦，哗啦！”随着一阵声响，煤壁被穿透了一个洞口，灯光也随之射了进来！“打通了，打通了！”刹那间，工友们欢呼着、跳跃着，双方握手、拥抱，如同打了一场大胜仗。我也跑过去紧紧地与师父拥抱在一起，喜极而泣，热泪盈眶！

大巷贯通圆满成功，矿部举行了庆祝大会，我与师父被评为技术标兵。在庆功大会上，我俩披红戴花，书记、矿长亲自颁奖。我捧着鲜红的奖品，激动地流下了热泪……

